

陸詒著

文
史
集
憶

樣初題識



7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五辑

陆治著

文 史 杂 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封面题字 赵朴初
责任编辑 朱时雨
封面设计 范一辛

文 史 杂 忆

上海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十五辑)

出 版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 (上海市北京西路 860 号)

印 刊 上海新华印刷厂 (上海市大连路 130 号)

发 行 上海市上海发行所发行 出版日期 1994 年 5 月

国内统一刊号 CN 31—1229

定价 6.80 元

主 编：施惠群

副 主 编：樊悟纪

责任编辑：朱时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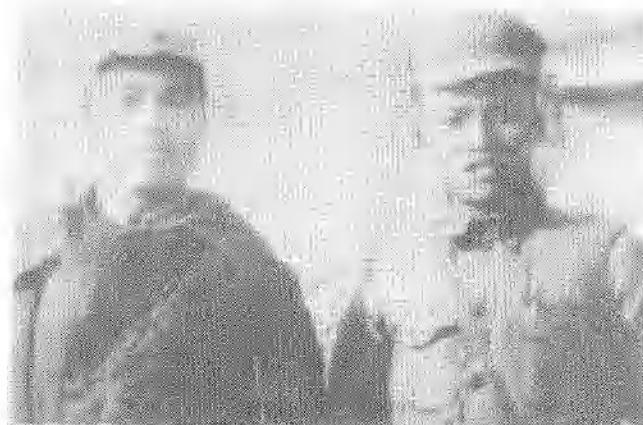
ZCPWJ



1938年4月，防治在台儿庄前线采访途中。



1959年1月，陆洁（左二）等国际翻译社上层三人，赴贵州探望王任重，途经广西梧州。左起第一人为叶燕荪，第二人为王任重，第四人为任重。



1959年12月，
陆洁（左）到青海察
尔汗盐场根据地访问
青海盐业社，与丘树
(邱溪映)合影。

时代的剪影

周而复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百年来遭受外敌侵略的第一次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成为近代史的转折点。怎样认识和反映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不同的阶级、党派根据本身的利益而产生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只有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才能正确认识这一伟大历史事件。

毛泽东同志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否只限于国共两个党的呢？不是的，它是全民族的统一战线，两个党便是这个统一战线中的一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统一战线，是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的统一战线。”

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记者，怎样采访报道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各方面的战斗情况呢？是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

“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反动派，才能有效地冲破新闻封锁和种种压制，做好党报工作。”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和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同志对重庆《新华日报》编辑和记者的指示。

陆诒同志当时是《新华日报》的编委和采访科主任，著名的新闻记者，与范长江和孟秋江同时闻名于新闻界。周恩来同志亲切关怀和指导他的工作，甚至亲自批示采访工作计划，特别强调《新华

日报》记者、特派员“在出勤期中，尚应为本报向预定的及同情我们的社会闻人代约投稿与写专论等，尤其在‘七·七’及‘八·一三’两周年纪念刊中，应有各战线有名将军之论文或意见。如其不愿写稿，能发表意见代其记下，亦所欢迎。”

陆诒同志根据恩来同志指示，奔走在前线、后方和敌后民主抗日根据地，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战火纷飞中，在国民党特务跟踪盯梢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采访报道这一伟大历史事件某些方面的基本情况，用生动妙笔留下时代剪影，让全国人民和国际人士了解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形成的克敌取胜的伟大力量。前些年，陆诒同志把回忆自己当年战地采访的文章结集出版，题为《战地萍踪》，产生较大影响。近年，他又陆续撰写了采访“八·一三”战地、广西、鄂西会战、滇缅等情况；采访与回忆周恩来、博古、鲁迅、冯玉祥、陈诚、蔡廷锴、沈钧儒、陶行知、杨杰等各党各派各界人士的文章，反映他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功绩与情况，使我们从各个方面了解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事件的方方面面。陆诒同志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题名为《文史杂忆》。我认为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让人们从侧面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的某些重要的战斗情景。

江泽民同志一再号召大家学习历史，特别是青少年要学习历史，重点是近代史和现代史。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八年历史，我认为尤其重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忘记过去，等于背叛”。转瞬之间，1995年即将来临，中国人民、亚洲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将纪念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五十周年，在迎接和纪念这一伟大历史事件前夕，出版《文史杂忆》更具有意义。

陆诒同志从事新闻工作数十年，到了耄耋之年，笔耕不已，仍

然“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韩愈：《进学解》）我和储治同志结识半个世纪左右。他约我为《文史杂忆》写序，敢不从命，略抒管见，以求教高明，并乐于介绍给广大读者。

1993年11月24日

本色当行老记者

唐振常

陆诒辑其近年所写文字成集，题名《文史杂忆》，嘱为序。长者命，不敢辞，因赘数语。

做了一辈子的记者，本色当行，迄老不衰。年轻的时候，朋友戏称他为“然而”，或曰“然而先生”，以其口头语常用“然而”一词也。年事渐高，大家称他陆公。今登耄耋，照说应该叫陆老了，相沿成习，还是称为陆公。从“然而”到陆公到陆老，本色当行，一生无他业，他始终是一位记者，一位受人尊敬的记者。

其所以受人尊敬，因为陆公在记者的岗位上，做出了人所莫及的成绩。方当少壮之时，即已成名，被尊为名记者。抗战事起，奔驰南北战场，不避艰苦，以其如椽之笔，颂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讴歌中国人民爱国精神，挞伐日本军国主义残暴侵略，其理正，其文直，战地记者的盛名大著于时。及后数十年，陆公始终秉其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歌颂真理，鞭挞丑恶，立足时代前沿，其思想亦与时俱进，其文章自然也日新又新。

记者这个行档，旧社会初称为访事员，或称为访员，言其随事探访，笔而记之。虽然这个称呼并没有什么贬义，要之亦不目之甚恭。陆公及其同辈记者，承前辈记者的衣钵，不顾时谤，以记者为终身之业，就在于他们有可贵的敬业精神，淡泊明志，九死无悔。今天中国记者的数目，不知几十百倍于昔日，要说继承前辈精神，敬业当为首要。

全国解放之后，因工作需要，记者或多转移他业；即使还在新闻岗位，多已居于领导，不记不写，成为新闻“坐”者了。从前记者采访，称为跑新闻，两条腿是要跑的，陆公就是跑遍全国的典型。成天坐办公室，与记者之名不符。陆公善跑，善于广交朋友，应对进退有方，这也是他适于记者之业的一个条件。他虽然在解放后的报纸内担任了副总编辑，仍然在跑在写，还是名实相符的记者。只是这一条，就足以傲视同辈。

前面说陆公一生无他业，此语有病。他一度投闲置散，被迫放弃跑写之业，搁置报社资料室。此是时代应负的责任，非陆公本人所能为与所愿然。历史证明，由少至壮及老，他实在是一位左派记者。历史作弄了他，冠以右派之名，使他少写了若干篇文章。

拨乱反正之后，陆公成了老记者，但还是记者。他笔不辍写，不过由新闻记者变面为旧闻记者而已。岁月日增，尽管他体健如昔，每晨四时即起，照打太极拳，毕竟不能和小伙子小姑娘去抢新闻了，于是，坐而写旧闻，其志亦同样可敬，还是早年的敬业精神一以贯之。上海有老记协之组织，老而仍记之者，陆公当推其首。

新闻诚可贵，旧闻亦可珍，因为旧闻是历史资料。以陆公阅历之富，见闻之广，其所经历，皆现代中国最丰富活脱的重大事件，他本人就是历史的见证，所写自具权威。以种种原因，当事人所写回忆录，有时并不可信。此事早为历史学家所察。陆公是历史的见证，但并非即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所以他能客观报道。他又有一最让人羡慕的条件，不但几十年所写报纸文章俱全，随时可以覆按，而且当年采访笔记全部在箧，“文革”时只封而未毁，得以幸存，今日乃成无价之宝。凡写一事，时间、地点、谈话内容，均准确无误。所以，他写的旧闻是极可贵的历史资料。只此集所录，即有抗战史料，重要政治人物和他的接触，重要政治斗争的亲历，等等。附录两篇，

• 5 •

乃历史事件发生时所写报道，与他事后所写回忆同读，更有意味。

历史不可忘，陆公之文可珍。三年前，台湾陆宝谦教授和我与陆公晤于上海，言及陆公的战地通讯，返台后即荐之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来函拟编辑出版。历史学家要研究史料，一般读者要读当年新闻，也要看事后写的旧闻，此亦一证。

1993年11月21日

目 录

| | |
|---------------------------|---------|
| 时代的剪影..... | 周而复 (1) |
| 本色当行老记者..... | 唐振常 (4) |
| 周恩来同志教我怎样做记者 (1) | |
| 周恩来派我见陈诚访叶挺..... | (16) |
| 周恩来与《联合晚报》..... | (22) |
| 忆博古同志和汉口《新华日报》..... | (38) |
| 为《救亡情报》写《鲁迅先生访问记》的经过..... | (45) |
| 为抗战、团结、民主而奋斗 | |
| ——忆沈钧儒先生..... | (49) |
| 党外布尔什维克陶行知..... | (58) |
| 忆陶行知在育才..... | (69) |
| 史量才与《申报》..... | (75) |
| 纪念史沫特莱..... | (84) |
| 忆张执一同志..... | (88) |
| 陈同生与“青记”..... | (93) |
| 何云与《新华日报》华北版..... | (98) |
| 冯玉祥笑谈朱家骅献鼎..... | (101) |
| 满腔热情的爱国军人 | |
| ——忆蔡廷锴将军..... | (103) |
| 杨杰纵谈战局..... | (114) |
| 孔祥熙的两次讲话..... | (119) |

| | |
|------------------|-------|
|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斗争 | (122) |
| 抗战前夕的救国会 | (129) |
| “青记”的前身——上海记者座谈 | (144) |
| “青记”的创立和它在武汉会战前后 | (151) |
| 《新华日报》提早出版纪实 | (162) |
| 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新社香港分社 | (166) |
| 回忆香港《光明报》 | (172) |
| | |
| “八·一三”战地采访纪实 | (181) |
| 采访广西 怀念广西 | (187) |
| 关于“七·七暴动”的谣言由来 | (195) |
| 夜航赴昆明 | (198) |
| 访问龙云将军 | (204) |
| 访问李根源罗隆基 | (208) |
| 滇缅路之行 | (214) |
| 初访缅甸 | (219) |
| 经香港到新加坡 | (231) |
| 横渡印度洋 | (241) |
| 加尔各答掠影 | (246) |
| 从印度翻山到缅甸 | (251) |
| 鄂西会战见闻 | (261) |
| “惨胜”随军回上海 | (266) |
| | |
| 附 录：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 | (271) |
| 从万国殡仪馆到万国公墓 | (274) |

周恩来同志教我怎样做记者

危城太原首次见面

我首次见到周恩来同志，时在1937年10月30日，地点是山西太原。当时我在上海《大公报》工作，被派赴山西战场任战地记者。抗战初期的华北重要战场在山西，八路军的三个师（即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东渡黄河，进入抗战前线，首先以山西的山岳地带作为战略基地。周恩来同志当时随军入晋，住在太原八路军办事处，一面就近与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取得密切联系，指挥作战；一面向有关各方进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0月30日那天清早，我搭同蒲路兵车，一到太原，就去青年会宿舍找《大公报》的同事孟秋江同志。街上商店闭市，早已十室九空。再从老孟口中了解到当时雁门关、娘子关都已失守，忻口一线虽还在激战，但太原已成为危城。此刻坚持在太原的，除奉命守城的晋绥军傅作义将军外，只有驻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同志和处长彭雪枫将军。把行李安放之后，老孟就邀我先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彭雪枫将军。彭是一位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青年将领，好客而健谈，招待我们略进早餐，吃的是小米稀饭和从平型关俘获的战利品——日本军用饼干。这时，周恩来同志从隔壁屋里走过来向我们微笑招呼。老孟跟他很熟，就把我介绍给他，他紧紧地和我握手，关切地问我从上海出发后一路上的情况和范长江同志的工作近况。他说：“抗战爆发以后，你们在报上所发表的战地通讯，

我们都看到了。你们深入前线，为抗战的宣传报道作出了贡献，这是很好的。我们欢迎你们到八路军中工作。”接着，我们请他分析山西战局，他就指着墙上所挂的军用地图为我们作讲解，并且着重指出：“即使处在目前这样危急的军事形势下，我们在山西战场上还是大有可为的，绝对没有悲观失望的理由！首先，必须充分动员群众的力量，使这次抗战成为群众性的革命战争。其次，必须放弃目前的单纯防御战术，采取攻势防御战术。我们并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战场，但我们的主力部队必须使用于侧翼，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主动打击敌人，这样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效地阻止敌人的进攻。八路军今天在山西战场上采取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深入敌人后方，捣毁敌人的运输线和战略基地，同时广泛动员群众参战，把敌人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我们认为今天所有在山西作战的部队，不管是中央军、晋绥军，还是从外省调来的地方部队，都是我们抗日的友军。在这次民族抗战中，我们一定要团结友军共同奋战，共患难，同休戚，坚持在山西抗战到底。坚持山西抗战，对整个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抗战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最后他指出：“目前太原所面临的威胁，主要是从晋东娘子关沿正太路进攻的这支敌军攻势较猛，那里虽然有从平汉路调来的孙连仲和冯钦哉部队在正面抵抗，最近又调川军邓锡侯部上去增援，估计战斗一定很激烈。八路军一二九师原在晋东南一带活动，听到娘子关失守消息后，已赶到测鱼、西马山一带，展开对敌军侧翼的攻击。你如果及时赶到前线，还有可能找到这支部队。”临别，他特别关照彭雪枫将军为我备好给一二九师首长的介绍信。他对战地记者这样热诚的关怀和帮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1月1日早晨，我和孟秋江两人从太原出发，他去晋北石岭

关前线，我则随邓锡侯部队到晋东寿阳前线。在敌军猛烈的攻势下，川军节节败退，不久，太原即失守。我经太谷、赵城退至临汾，在11月底到达西安始与秋江重逢。他告诉我，当敌军兵临太原城下之时，他随周恩来同志、彭雪枫将军同坐一辆汽车离太原向汾河撤退的惊险情景。即使当时情况非常紧急，他们对战地记者还是无微不至的照料，关心他人比自己为重，这种高贵的品质令人历久难忘！

11月底，我接到范长江同志自汉口来电，要我立即赴延安采访。通过孟秋江同志与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林老（林伯渠同志）和伍云甫同志接洽，我在12月1日从西安搭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出发，三天就到达延安。4日参观抗大和陕北公学。5日访问毛主席，谈南京、上海和太原失陷后的抗战形势。6日访问周恩来同志，他非常亲切地接见了我，从下午一直谈到深夜，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最后，我提出要求解决在当地发出新闻电讯的问题。他慨允可由延安先发至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西安《大公报》分馆，再由他们转发到汉口《大公报》，解决了工作上的难题。我当即表示由衷的感谢，但他摇摇头说：“不必说感谢，这是我们应当做的工作。目前，全国军民都想倾听延安的声音，迫切要求了解我们对当前抗战局势的看法，及时把这些消息传布到全国，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注意全局性形势

从甘肃、宁夏采访归来，我在1938年1月中旬经西安到达汉口。《新华日报》于这月11日在汉口创刊。范长江同志介绍我参加《新华日报》工作，并被任命为编委会委员兼采访科主任，从此获得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2月初，我和长江一同出发到徐州，采